

外篇天地第十二

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順性而修是謂至德在去智與累而已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呂吉甫曰道生一而至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謂主張綱維乎是者人卒雖眾

其主君也天地主萬物人君主萬民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非德無以出治非天

無以成德天子稱朕朕即玄也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

萬物之應備陸西星曰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以道

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

牛集十

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

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陸西星曰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

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

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道德是精者事與技是粗者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

道即天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故曰技兼云云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為精當故曰

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詔曰老子所作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通一而萬畢即一粒粟中藏世

界之謂也凡人必心有所失然後有心得皆後天也我心原無失渾然一天安有所得自然與鬼神合其吉凶故鬼神

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

剋音枯心焉去其知覺而後可入自然之道也無為為之之謂天為之以自然而後合天然之道

無為言之之謂德有心得者必不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

之謂大聯異以行不崖異之謂寬有彼此分途則有萬不同之

謂富官天地而府萬故執德之謂紀德者紀也大德不勉而中

若細行必檢執之德成之謂立卓然自立不循於道之謂備

道原眾善悉有故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不以外物累其心君

子明於此十者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外則韜乎其心之大

也韜載也包容之義沛乎其為萬物逝也逝往也萬物往來不

心大故事無不容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也若然者以物捐道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

富貴下四句言不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言牛集十

而不以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

為已顯德處下則立聖素王之道也管子云王天下不以為已顯也

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

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夫子曰又述夫道淵乎其居

去來之累此為剗心之極致與夫子曰又述夫道淵乎其居

也寂然滲乎其清也澄然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無即金石故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以為有即金石不考則不鳴金石本有能

鳴萬物孰能定之即是以觀道俱兩在鳴者是道乎考者是

道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

也為色相中故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本原初也如水之源然

以耻通於事揆物來能應所謂清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通於神

明在躬志氣如神

無礙故曰其德廣其心之出而有物物為何故形非道不生

物乃先天真一之氣採之者採取其藥物也

生非德不明昭昭生于冥冥故形非道不生即立之本源也道得于心之謂德明者明其有物必有則也故生非

德不明即知通于神也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存形而窮生窮其一物各明其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非至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

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出者首出庶物之義動動而應也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

又深而能物焉獨見獨聞者不因有聞見而後有不以混聞見而遂無深之又深莫可測矣而物物皆能順應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神之又神至無方而處處發見精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

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至無而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無為而無不為也時聘而要其宿

即逝曰遠遠曰反動極而歸乎靜也供供給也聘馳聘也要統會也宿歸宿也大小長短修遠可大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三五 牛集十

可長可短而又可修遠道之體如此即中庸費而隱之義黃帝遊乎赤水之北死我戶幾

幾個惺惺遺走失也玄珠真陽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旋音歸南望進陽火也旋遺

其玄珠也乃乾體破而為離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

不得知明皆不可求使喫音音索之而不得也喫音言辨也不乃使

象罔象罔得之象罔火候也其來也有象其隱也罔形黃帝曰

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在乾體為玄珠在坎體為象罔昔也失之于赤水今也得之于赤水取坎

填離也莊老以數語而發洩殆盡今之學道者萬千而知道者寥寥予曾得仙師口訣故不敢自秘為世人指迷知我罪

我曷計焉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

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王天下也猶言配帝吾

籍王倪以要邀致也之許由曰殆哉坂殆坂皆危也乎天下齧缺之為

人也聰明睿知給數音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天賦

全之謂之天受恃其聰明睿知而穿鑿以應事故謂之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

所由生與之配天平彼且乘人而無天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而欲以人勝天方

且本身而異形對先我也以我身與物方且尊知而火馳自尚其知而露

其精光如火之遠馳也方且為緒使自此天下日多事不免為細事所役使方且為物絃

音核方為事物所束縛也方且四顧而物應道貴乎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則非靜矣方且應

眾宜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眾宜則有心矣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如是則與物俱化而

失其真常之性矣非定而應者也夫何足以配天平此皆有知有為之道未足以配天也雖然

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其祖也可以為眾

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眾父者出於眾人而可以為其父也眾父之父則又高出之矣缺之才可以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美 牛集十

出而去道之遠故治亂之率音帥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治亂者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蓋君道無為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所以不免有堯觀乎華山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

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懼其

生亂也富則多事勝心不已壽則多辱嫌其易侮也是三者非所以養德

也故辭堯有不欲之心便有意非自然也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

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女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

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音清居無常所居而鷔食鳥初生者為鷔

毋自哺之無心于食鳥行而無彰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無心自然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

於帝鄉三患少壯老也如楞嚴恆河沙之喻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

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世變愈趨愈下借堯舜禹言之堯治天下伯

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

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

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音盍

行邪無落吾事落荒廢意言無廢吾耕事也佶佶音邑俛首乎耕而不顧泰

初有無無無無乃主張此無者有無名天地之始即無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一之所起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七 牛集十

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無極與太極對是一有一無而無有之上有箇主張之者為一一之

所起不惟無有而亦無無何有形此箇無無物不未形者有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生未形若有分矣然陰陽闔闔往來不窮却又分他不得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命本靜而渾然亦無形象可見也至元氣留聚于此則鼓動萬

物之出機而物生矣有物必有則而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神以君形然非形不棲則形體也者所以保護其神第四

性也而理亦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性即是何常離器乎

反德失性而後修修即湯武反之也故曰反德後天之學到亦同于先天之初而本體無一毫之渣滓故曰同乃虛虛則

何所不容故合喙音書鳴喙音書鳴合與天地為合喙鳥喙也合喙鳴者猶言眾口

一詞也民心雖愚合之則其合緝緝音泯與若愚若昏是謂

聖豈不與天地合德乎

玄德同乎大順

其合也縉縉然昭合無際若愚若昏老子所謂

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修性返德其道如此

曰有人治道若相放

相似

可不可然不然

以我之可明彼之不

不然言不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寓若是則可謂聖人

乎

離分析也辯者之言堅白異同紛紛我能離析

老聃曰是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易謂庶人在官更番直事技係謂居肆計功皆勞形怵心以才藝自累者也

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

執狸之犬人思捕之見聖人不

以才智自見終亦邛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能

也前所云秦初有無無是也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首

有趾即自頂至踵之謂也無心無耳者眾是無知無聞也無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三

牛集十

天地同久之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有形者何物四體百

骸也精也無形無狀者何物氣也神也凡人勞其形而搖其

精不知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故精竭而形盡矣形盡而形形

非其所以也

所以者則與人異所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

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已為人物之統會天又為

治者多以已治人以其知有物也上古以人治人胸中且不

知有物又安知有物之從出而為天平豈惟形骸不隔物我

無間方且墮肢體黜聰明併已亦忘之矣名雖為人而實遊

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陳也請以吾謂魯

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

舉賢也

而無阿私

心無偏

民孰敢

不輯音集安也季徹局局然大笑以下言有害道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

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則必不勝任矣

且若是則其自為處言其自為所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

眾自持恭儉用人公忠心無偏黨民各安堵不可謂非善治也

然而帝王之道貴無為而賤有為故季徹笑聞菟恐其所行

未必能如其所言有似螳螂怒臂以當車轍識者知其必不

勝任矣又似高其觀臺能聳動人物投迹于一時者雖眾却

不能瞻仰于久遠也蔣閭菟頗頗音號驚貌然驚曰謂蠅虎進退多驚菟也

汜同若於夫子之所言矣聞此言而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猶言遺風願言其畧之意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化導之意如草木之搖蕩于春

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聖人順民心之自然使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三堯牛集十

若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溟滓音幸俛首然弟之哉欲同乎德

而心居矣大聖之治若是則豈兄堯舜之道而弟溟滓之德哉

聖人欲民之同歸于德而各得其所安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

人方將為圃畦種菜蔬曰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

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如洪湯言取水其名為

槔音羔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

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機械器也

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機心存則方純白不備則

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神生猶言神發也蓋本體純粹自然光明透徹

而可以載道純白不備則日見其紛紜而搖搖靡定矣道奚由以載哉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即奚有之意者邪曰

孔邛之徒也借聖人自重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賢希於于

夸毗之貌以蓋眾猶云蓋世獨弦哀歌自誦自歌以振響于天下也以賣名聲於天

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混其機心于不用而庶幾乎而身

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也荒廢也吾事子貢卑陋

音鄒愧失色頊頊音旭自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

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卑 牛集十

言不復其常也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指夫子言耳不知復有夫人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如桔槔之類聖人之

道今徒不然漢陰丈人獨不然執道者德全在天為道在人得之則德為德故執道則德全德

全者形全德內也形外也故內全外自全形全者神全形神之舍也神形之主也舍不壞則主有所依

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溘備

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指漢陰丈人言非其志不之非

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

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所言不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

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也易動反於魯以告孔子孔

子曰彼假託也即專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上古無識其一不知為之世

其二心不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

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且渾沌氏之

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未雕未琢之人也將東之大壑海也觀海亦淨

海之意適遇苑風園內之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

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橫目爲人禽獸則直目矣願聞

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

無遺賢也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紆其情實而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

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爲而已非爲人而無心爲人而天下自化手撓願指手一動隨所願而指之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不應後志也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全德之人視聖治又高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聖 牛集十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所容心也不藏是非美惡所謂不思善不思惡

也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寄蜉蝣於天地而不知有其身

怵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汎汎乎不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儻乎沉吟貌行不知其所歸無心於世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

而不知其所從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乏而常至足也此謂德人之容德人忘功願聞

神人曰上神乘光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形而若亡所謂入金

石無礙者此謂照曠泰宇發光昭徹空曠無復形拘致命盡情致命致其天命之謂性之命也盡情

盡其發而皆中節之情也天地樂音洛而萬事銷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此

之謂混冥混則合而爲一冥則照亦俱忘忘即所謂溟溟混沌是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

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不及有虞之揖

遜故使天下懼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音余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

氏為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願何為計有虞氏之有虞氏之

藥瘍音羊也秃而施髡音替病而求醫無瘍何以藥為不秃何用髡

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

人羞之操藥以療父心非不善終不如無病不藥可無憂色矣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未有賢能之名上如標枝高處而無

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端正而不知以為義志義相愛而不知以

為仁志仁實相與而不知以為忠志忠當事得而不知以為信

也志信蠢動而相使互不以為賜志恩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聖 牛集十 上二八

傳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歆羨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

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

必然邪詰問之詞正言其必然也自我言之人固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音導諛之人也乃不以導

之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不忠不孝之律謂已道人

則勃然作色不肯受詔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終身諛人也世俗之人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已

是而自為合譬已惡導諛之名終身為導諛之實何為君親謀則

謀則非耶合譬廣為譬喻令人易曉巧為潤色辭聚眾也令人易聽聚天下之學者而歸

已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猶言別有一般道理各自不相掩也垂衣裳設采色動

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襲儒者之衣冠文物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也與夫人

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眾是亦是眾非亦非與庸眾為徒而又不

以庸眾自居非愚之至乎知其愚者非大愚也愚於理而不知其愚者非

大惑也惑於事而不惑於自見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猶曉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

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音向不可得也不

亦悲乎天下惑吾不知其惑於道術乎惑於治術乎儒惑乎釋惑乎道惑乎儒者止知述唐虞三代之德尚有為也而

不知太古之世猶有無為之教則儒惑也禪家止知明心見性不知性命雙修然後為真釋則釋惑也旁門止知枯坐導引以求長生不知大道不離陰陽然後為玄之又玄則道惑也莊老之作南華經諄諄然以所嚮與人言而誰從之不亦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

聖

牛集十

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聞折楊皇琴里巷之曲名也俗言勝則

至言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止入也至言

不出俗言勝也至言之晦俗言之勝招之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秦

樂瓦器也設有二人擊缶鍾以為音人必喜其新聲而為其所惑古樂不行矣此以樂喻而今也以天下

惑無人不惑也余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

一惑也天下惑是惑於治術與道術也余欲以予之所嚮無為與金丹大道而強之奈天下盡大惑終身不解不可得

而強之何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也求不推誰其比也同憂比者和同之意蓋不推已

知天下無人矣而又望其誰與我同憂哉莊老憂世之心有如此語意含蓄似結非結正文章家三昧法也厲之

人醜惡人也中添一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

其似已也惡人尚自知其惡乃大愚大惑之人百年之木在山林於

性無傷也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

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木之所遭雖有貴賤之異而均為賊其生生之性則不異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犧樽青黃以况曾史之修溝中之斷以况盜跖

之污二者雖所殉有利義之殊而失真則一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

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因悞音中頹氣

上達頹額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音骨泊心使性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即踈自以為得非

吾所謂得也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

困而已矣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為得矣夫楊墨以一偏之說自困者也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鳩鴉在籠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墨 牛集十

舍聲色以柴音恣積也其內有欲以障其內皮弁鷩冠搢執也笏紳大帶垂者修

長也以約其外有餘以束其外內支盈於柴恣柵塞外重纏墨繳灼皖

皖然在纏繳之中支枝拄也盈充塞也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外束縛於衣冠之纏繳皖音版皖皖然明也

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束其手也厯指因其指也而虎豹在於囊檻

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下所以嘲萬世而下無道德而富貴者內多欲以自欺外魏冠以欺人上得

罪於君不知無為而治也下得罪於民併有為之治亦不克稱也前得罪於聖賢內多欲必不能外施仁義也後得罪於

名教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莊老指之為桎梏之罪人擬之為監檻之虎豹所以輕賤而痛惡之者極矣然往往有善終者

何也不知此輩能逃法謹而必不能逃理謹法謹人王司之可以倖而免理謹天王司之所謂免人道之患者必不能免

陰陽之患即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也

復圭子曰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

得而並稱焉蓋天地雖大無私覆載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天生天殺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各君其君而民其民其主君也君有侯王之分原於其德之大小爲之者人而成之者天天爲玄天而君有玄德故曰玄古之君天下乃三皇之世無爲也其德則天德也其道則天道也持此道以觀言與分則君明於上臣良於下持此道以觀能與泛應則百官稱職而萬物不害天地人合而爲一者德也推之萬物而無不準者道也以居上治人之事宜簡安能與全民用之藝技同繁乎莫若技兼於事聽其事之自然也事兼於義因其義之當然也義兼於德本之於繼善成性也德兼於道出之無極而太極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聖

牛集十
X 111

也道兼於天自然而然天者天理也故無欲而天下足天者天然也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無爲何淵淨也天下足萬物化而百姓乃大定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卽識得一萬事畢之謂也無心得而鬼神服卽造化能役有識不能役無識之謂也一卽道也道雖覆載萬物惟君子爲能去其知覺刻心而載道焉故君子有無爲之爲無言之言愛人之仁不同之同不異之寬無不有之富無不執之紀卓然自樹之立眾美咸具之備不以物挫志之完若而人也明此十者金自在山珠自在淵外富貴齊天壽一窮通平隱顯視萬有第臍腑之故物而何有參差視死生第晝夜之夢覺而安見殊途此

道寂然無聲也而實能聲天下之聲以道爲定在金石不考
何以不鳴以道爲定在考者倘考慮空何以無聲是萬物皆
不能定道之處所也惟王德之人知之學有本原故其知如
神其德普博故其應物亦圓人知有形生於無形而不知德
立則道自明視乎冥冥有獨見內視之謂明也聽乎無聲有
獨聞返聽之謂聰也無物之中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神
神此何以故將以爲無乎無能生有蓋有供有則有限無供
有斯無窮將以爲有乎有終歸無馳騁而無所歸必易竭時
騁而要其宿斯事有宗能大能小能長能短能修能遠此道
保之而不失上德無爲純乾之體也失之而思還其故物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巽

牛集十
八十一

德有爲取坎填離之人也黃帝遊乎赤水之北丹經名爲產
藥之川源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旋歸宜得大道而反反曰
遺其玄珠者何也仙師云玄珠飛到崑崙上子若得之求罔
象又名太陰玄珠又名朱衣仙子絳炁丹霞又曰南天赤鳳
髓紫府火龍脂曲江春雪海屋蟠桃瑤池天酒賜美金花總
不外此妙相身中包含混沌先天之靈返還命寶之丹此珠
不可以知識求不可以明察見不可以議論探帝使象罔乃
能得之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仙家之真火候也此
珠自外而來從虛而生在坤兌而不在乾巽乃先天之炁名
曰玄酒醉到元翁靠道友扶持德行陰騭乃能得也堯問於

許由問其治天下之道也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
不可以聰明得也天無爲也人有爲也以有爲而擬無爲必
不得之數也故曰乘人而無天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
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與故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
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眾宜我未
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常然之我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亦嘗聞道者可爲
眾父眾人之首也而不可爲眾父眾首之首也君道貴無
爲而齧缺不能所以爲治之魁亂之率也不能以無爲致其
君所以爲北面之禍人君欲以有爲而行臣之道所以爲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聖

牛集十

面之賊堯觀乎華乃莊子涉世之經濟也封人教之以授職
於多男則分各有定而人不亂富而分之於眾則知足常足
而心無事鶉不擇居鷄不擇食鳥行虛空皆無心自然之意
聖人處世亦復如是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卽吾儒有道則見
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卽吾儒無道則隱至于厭世教堯乘雲
而入帝鄉可見華封人亦非凡人也奈世變愈趨愈下故又
借堯舜禹以明之堯猶不用賞罰而民勸畏禹用之而尙不
勝自此以後天下未免多事伯成子高之辭爲諸侯而耕也
殆超然免於評論哉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然
則太初之無卽太易也有無無又所以主張此太易者太始

者形之始也有無名卽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纔言無便與有對讒言有便一之名起矣尙爲太初氣之始有一而未形至一卽太初也物不得不可以爲物及其物得以生謂之德德之爲言得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分陰分陽各有修理可以分別然根陰根陽却又無間分他不得則是天之所以爲命也留凝也留動而生物鼓萬物之出機也物旣生矣則生生之理隨物各正一成而不可易者卽太始形之始也旣有形矣必有形形者形形者神也形以神爲君神以形爲宅故曰形體保神神卽道家之元神佛氏之元性也各有儀則謂之性如有物必有則也修性者貴反乎德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巽

牛集十
文XII

德至則同於太初之無無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何所不容何所不納故乃大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合喙不言也鳴言也旣以不言而言則言猶不言矣卽與天地合德可也宜其緜緜然若愚若昏如是則謂之玄德行且入於無礙之境而同於大順矣卽老氏乃至大順之謂也夫子問於老聃問治人之道也可不可然不然飾智以求異也離折堅白若懸宇使心事昭然也何異以形相易以技相係疲爾形骸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猿狙入檻皆罔技能而致患耳見聖人不以才智自見終不肯以才智自累也予告若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

者何物則性與天道也凡有首有趾白頂至踵也可謂有人之形矣無心無耳者眾是無知無聞也可謂無人之情矣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踐形盡性之聖人也盡喪其無形無狀者則凡民也然吾所謂盡無者動止死生廢起人之物於物也而其所以然則天也夫惟忘物者爲能忘天亦惟忘天者爲能不有乎已而天人合一矣視天梯若掌中矣是之謂入於天蔣閭菟之告魯君恭儉用賢心無偏黨自以爲安民之道至此止矣而季徹笑之者猶螳蝦之怒臂以當車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猶危其觀臺以招眾往而不知其不可久也夫帝王之德貴無爲而賤有爲其治天下也移風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覽

牛集十
八十一

俗而民不知若然者豈兄堯舜之道而弟溟滓之德哉不過欲民之同歸于德耳溟滓乃鴻蒙之世無爲之治卽雲將篇大同乎溟滓也至堯舜則有爲也子貢遊楚反晉見漢陰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而羞爲子貢之機械夫機械猶小也因而有機事所遺累不亦多乎機事猶外也因知其有機心所點染不亦甚乎太上云靈臺無物謂之清一念不起謂之靜清靜則無機心虛室生白放無極神光照徹十方矣若有一毫機心內存則純白不備而神生不定猶言神不守舍也大道之所不載漢陰丈人豈屑爲此機械之事乎猶教子貢以忘神氣無心也墮形骸無我也必先治身而後能治天下

子貢始悟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非聖人之道也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而豈識有機械若而人也惟行吾心志之所爲而不知有非譽其德全也凡聞其機心機事等語未有不爲丈人所搖動者故我謂之風波之民夫子一聞其言謂丈人爲假人事以修渾沌氏之術渾沌乃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守其一而心不二治其內而所全者德也不治其外而所忘者物也丈人惟純白備而入於太素無爲而還之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也今非渾沌之世子與汝何足以識渾沌之術哉諄諄者諄諄者有意於治世之人也將之大壑大壑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季

牛集十
卷一

卽海若也適遇苑風者風化之寓言也大壑之爲物注焉而不滿狀其無涯之量也酌焉而不竭形其淵泉之深也吾將遊焉然則至治將何如官無曠職舉無遺賢人各抒其情實而無浮行無心爲人而天下自化一顧一指而四方之民莫不丕應後志若德人則不然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安有非不藏美安有惡四海之內共利其利而悅共給其給而安失之如嬰兒之失慈母如行人之失道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從來德人忘功也若神人則更有進焉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謂照燭光明所燭山河大地無所不照而神人不自以爲照

也惟有心曠神怡而已致命使山河大地無人不各正其命也盡情使山河大地無人不各得其情也天地樂上下與天地同流也萬事銷亡靜而與陰同德焉萬物復情動而與陽同波焉消者不知復者不知消之復之者亦不知此之謂混冥其神人之忘已乎武王革命之師不及有虞之揖遜何待赤張滿稽而後知之亂而後求治是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也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總不如無病而不必藥無亂而不必治之爲愈也故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無揀擇也上如標枝無臨下之心民如野鹿亦無仰上之念有端愛實當之事而無仁義忠信之名蠢動互相役使使者不知爲所使者亦不知是故太古之世行而無迹非無實迹也不着迹耳事而無傳非無可傳也不留傳耳季世之人亦知不諛不諂爲孝忠之盛面從君父之言行爲孝忠之衰何獨人諾而諾人趨而趨而不謂之導諛也世俗之人惡人之導諛乎君親而悅人之導諛乎己己惡導諛之名終身爲導諛之實世俗固無定見庸人不足道也又有一等好異之士合譬飾詞聚眾講學其說自相矛盾標榜以取媚而不謂導諛學其學者亦是其是而非其非墮其愚而不覺知其愚者不爲彼所愚也知其所惑者不爲彼所惑也惑者少猶可以不惑而易惑惑者多恐併不惑而亦惑矣大惑者終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至

牛集十
卷上上

身不解則無解之日矣大愚者終身不靈則無靈之時矣而今也以天下惑儒無真儒性命通三教天人達一途者誰乎道無真道自古神仙裁接法能知人老有醫藥者誰乎釋無真釋人知觀音坐蓮上能知蓮裏產觀音者誰乎雖有真人以大道解其惑必不信也何也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假二人一擊缶而一擊鍾人必惑於新聲而不適雅樂矣厲之人猶自知其厲何大惑者不自知其惑也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修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污性修反德而德同於初乃所以爲得今亦惡分別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真色不色五色亂之真聲不聲五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至

牛集十

亂之然則五臭熏鼻五味濁口趣舍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彼楊墨者不聞道趣舍滑心者也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則鳩鴉之在籠亦可以爲得矣夫無道德而富貴者以趣舍聲色填塞其胸次冠弁搢紳以拘束其四體內充盈於柴柵外重之以纒繳人見其自苦如此而被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懸指與虎豹在囊檻亦可以爲得矣夫夫也讀南華至此當解其外約脫其內柴做一識象罔之道友與之共索玄珠同登崑崙也又何難之有哉